

刘建民

时光荏苒，岁月短暂。还没觉得自己干了点啥，就已经到了白头搔更短的日子。这两天，线上线下，网内网外，高考无疑是热门。资历老的，阅历深的，犹今追昔话七七、七八，至于我辈，还是斗着胆子，说说1981吧。

那年七月七八九，我在津门参加高考。天似乎不热，好像还下了几滴雨。只记得在学校门口上了校车，落座之后发现竟与往常不同，车窗上挂着窗帘，车内凉风习习。因为车的怪异，感觉从母校到考场，一路上车队收获了无数的目光。后来得知，这是厂子里专门为子弟们派的空调车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乘坐有冷气的车。

空调车也冷冻不住内心的紧张，到了考场所在的学校，短短的十几分钟，我竟尿意满满，跑了两趟厕所。

紧张之中，也有走神的时刻。第一门考语文，发下卷子，填罢姓名、考号。我竟想起我哥来，在我准备高考的那一年里，他也曾跃跃欲试，捧着那套得之不易的自学丛书，与我一道灯下苦读多日。摸着试卷，心中暗叹，要是他和我一同进入考场多好啊。

考试内容已漫漶不清，前些天有同学说当年的作文题目是《读<毁树容易种树难>》，我咋记得是就《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草屋》写篇感想。并且我还围绕自己的草屋大放厥词，从未想过为什么自己不能有金屋银屋。

中午考罢，耀眼的车队把考生们送回家。下午乘车再赴考场的时候，发现语文老师一脸脸色，一副有了大事的快意神情。

第二天下午考数学。曾自信这辈子不会忘记一道数学高考试题，可惜记性已被岁月的风剥蚀殆尽。只记得有一道大题没做出来，犯了平时每次总先在脑子里把题做一遍的老毛病，找不到解法的那一刻竟怀疑题是不是错了，等落在纸上寻到思路时，已没有时间了。

中午进家时，我懊恼地踹了家里的椅子一脚。正在端饭端菜的母亲好像瞪了我一眼，似乎还说了点什么。那天的饭菜真丰盛啊，四菜一汤，鸡蛋炒西红柿、肉片炒豆皮、拍黄瓜等，以至于很多年后，说起我的高考，家里人都会提到我二姐说的那句玩笑话，嗓子都吃歪了。

吃完午饭，在校车的时候，教数学的那老师慢慢地走过来，笑着缓缓地问：能上90吗？我摇摇头，也就75。那老师面色一暗，不再言语。我愧由心生，从此不再敢面对那洁净、平日里不苟言笑的面容。我那天也的确没撒谎，不多不少真的就考了75分。

很多年后的一天，我竟然在梦境中见到了我的数学老师。当我后来在同窗聚会时把这件事说给大家时，一位同学对我说：那老师去世了。掰着手指数算，他离开我们的时间，正是我梦见他的日子。这么多年，那老师一定一直惦记着我！

七月七八九

1981

## 每一棵树都会结果

刘芳

初夏，风轻花开，一片绿意。在办公室呆久了，想到外面去走一走，释放自己有些焦虑的情绪。于是，一路向东，来到一个宁静清明的小村庄，漫步在一条开满野花的乡间小路上，享受着片刻清风鸟语的宁静。

东村住户不多，一条细长的小溪穿村而过，把不大的东村分成两半，一边炊烟袅袅，一边绿意沉沉。

村中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，随着小溪欢喜向前，一直通往荞麦青青的田野。我漫步在杂草丛生的小路上，仔细聆听，隐约能听见麦苗上的风声。周围层

层叠叠的绿色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我就这样慢慢的走着，独享这一份久违的清新与宁静。这里的空气湿润，小草、小花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木，在胖嘟嘟的太阳下，郁郁葱葱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自行走，就像现在这样静静地走着，或者坐着，倾听风吹草木的和谐之声，静观片片绿叶在风里摇曳，阵阵清香弥漫而来再悄然沁人心肺。很快，在这样的境界里，我忘却了所有的不快，内心有一种轻盈满足的惬意。

眼前，小路旁原本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在清风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催促下，又一个一个苏醒过来，大片的绿色在我眼前一直延伸延伸。野桃树上有麻雀欢天喜地，我想走近拍下它们，可这些小精灵们调皮

得很，“呼啦”一下就飞向远处，留下一些振翅的眩晕。我慢慢地靠近，发现树上有几个小桃子，毛茸茸的。我想，这就是大自然慷慨的怜爱，每一棵树都会结果，每一棵草都会开花。

一路往前，可见小溪边三五间矮矮的小瓦屋，那是时间留下的沧桑见证。歪歪斜斜的，或许是主人不愿让它们倒塌，用一棵枯树顶着小瓦屋，墙角堆着弃置的板凳和桌子。有些孤单的老人闲坐在那里抽烟，扯痒，话家常。偶有一只土狗跑来蹭老人的裤管表示亲热后，又跑开去。歪斜的小瓦屋旁，必有一幢新修的楼房，门口挂着红灯笼，贴着大喜字，这是双喜临门的人家。在浓郁的乡土气息里还透着不曾远去的喜气。

欧阳

大概是供血不足吧，时常犯晕，看不懂的书真就看不动了，于是找了本有关艺术社会史方面的书翻页。一不小心，这就知道了，在艺术史的长河中，原来我们强调的阶级性表现（再现）是很晚近才有的，关于画作的阶级形象和属性分析理论当然也是如此。

这些说法出于洋人之笔，所指也是洋人绘画。本来嘛，理论上阶级概念的出笼是近现代才有的，之前当然没有这样的观念。奇怪的是，作者认为实际上阶级属性这种意味早在理论未出现之先就一直存在；还没有出生的“想法”如何能够表达呢？再看中国图画，那些山山水水的文人构图，除了墨客的胡思乱想外，难不成真的有阶级意识内含其中吗？

我不太懂。不过看到理论家借用论证的一幅画，却导出了留存于脑海中的往昔记忆。作者列举了卡洛利·费伦茨(karoly Ferenczy)的画：扔石块的男孩(Boys Throwing Stones)。画面是河边的三个小男孩，两个站立的侧身，一个在扔石块，另一个裸露上身的茫然地目视远方，后面的一个弯着腰在捡石块。这幅非对称空间结构的作品，描绘的是河边男孩正在扔石头，主题表达是既不工作也不上学的少年在打发时间，画中视野指向的未来模糊不清。据说这幅

## 不同层级的文化想象

图是少有的、没有明显或者说刻意阶级性的作品，有点印象主义的感性随意。

无论是构图还是它的单调调我都很喜欢，这个和艺术无关，和所谓的阶层烙印也不搭界，看着这幅画我一闪念就回到了蒙昧的少年……从小学到接近初中毕业，小伙伴们每个夏天都会到河里游泳，在河边扔石块打水漂，完全不知道彻底的裸体是一种艺术，所以从没想着摆个姿势，只是无忧无虑的送别每一个夏日。

正如理论家所说，补丁衣裤和化纤(的确良)面料奢侈的服装一去除，文化(文明)意味的服饰分级遥远得没了影儿，所有裸身小人都是平等的，可能真是没有阶层意味，加之大家同属于无产阶级，故而光屁股的孩童们都很开心——平等总是让大家都很开心。有能力的，比如水性很好的，或者是学问、家庭背景好好的，都不会因为丧失了高人一等的衬托而不快活。

这种被那个时代规范，从不用思考论证、甚或是无意识的直觉意念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和我相伴随行。坦白说，即使不是怀念，但也确实很喜欢那样的时光。

然而，这些虚幻的美好时光终于还是被颠覆了。

几十年后，当我再次和幼时的玩伴坐在方桌边，念叨那些场景的时候，很多的讲述却有些让我意外：在他们的记忆里，相同画面在内心的表情是另外的模样。尚能吃饱饭的机关花朵，飢肠辘辘的农村幼苗，快乐的眼眸后面都有淡淡的伤感；在那个年代，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总有自卑魅影深藏。不是因为旧损的衣帽，也不是因为时刻饥饿的胃肠，而是因为远望的视线里，看不到理想的路，看不到离开田野的希望。

也许吧。客观说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用当下的眼界总结那个光着身子的正午，又或者即使回到

站在高处，一亩一亩的绿色呈现在我的眼前。绿得那么耀眼。初夏的风儿带着枣花的幽香到处撒欢儿的玩耍。我使劲地吸，让这甜蜜的芬芳永留心间，随着步伐一起无忧无虑地追逐下去。

我用脚无意蹭了一下蒲公英的小伞，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，立马被风吹散了。看着这飞散出去的种子，我心中的一切不快才慢慢的释怀散去。这些植物都知道随着季节从容告别，我们人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？唯有，像这飞散出去的蒲公英，不去追，好好的对自己，别恋恋不舍地握在手里的幸福。

在越来越轻快的步伐中，我的心也越来越明朗，空气中植物的清香在东村弥漫，让我舍不得归去……

那些个烈日艳阳的夏天，真的在欢快的肉体里就埋藏着惆怅的神伤。可能是因为智力有限的原因，我从未有过，也从未体验过那种成熟，没有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那种复杂的智慧之光，在那个年代完全意识不到还有基于不同层级的文化想象。

其实即使是在现在，我依然不能摆脱旧时沉迷的幼稚想法，总以为幸福是脱离了物化满足欲望的意念生活。不过，成熟的人应该不会这样看待现实的世相，阿Q的，或者说精神的极想更真实，还是那些展示出来的物化表现更真实，对我来说还真是难以看清楚。

很多时候人们只是站在私有的位置上设想世界，根本无法摆脱所处位置投射出来的印象，有自以为是的高大全无所不知的慷慨激昂，就有猥琐蒙昧的夜行人想象金光大道，曾经的记忆，是被遮蔽所阻，还是潜意识里故意的营造呢？

假如世界真有阶层(阶级)的分野，即便没有自觉意识，像我一样，又如何能够逃避现实的刻刀呢？



## 装与不装

杨福成

不装的人，就可谓是实在人了。但这是一个虚伪的时代，不装的人没有几个。

站在高楼上，看看匆匆忙忙的世人，一个个带着面具，便知道装啥的都有——装大款的，装有学问的，装爹的，甚至，美女也有装的。

去某单位办业务，看见一位美女真的很漂亮，不自觉地夸了几句。出了门，有人悄悄地告诉我，你觉得那女孩漂亮啊，漂亮啥啊，是假的，从韩国装的假鼻子假脸。这么一说，就感觉耳边有“咔嚓咔嚓”手术刀飞舞的声音，再想想那“美女”，真有点惊悚。

装与不装，是个人的自由，但现实是，不装，让人笑话，装了，也是让人笑话；装，成了真实，不装，成了虚假。

一块吃饭，经常会遇到张总王总李总，他们都大讲特讲自己多么有爱心多么有公德，一深入了解，才知道他们是借着这些虚套装点自己的门面，真实的目的是捞资金捞项目。但他们还西装革履装人物，并且装得很自然，很大方，很理所当然，让不装的人反而不舒服，反而不自然，反而感觉自己是在装。

难怪有人说，“内容再好的书，封面也要精美才能够吸引人”，可问题是，现在好多人的“内容”不好，“封面”装得太精美。

某网友，我们经常联系，他很客气，整天说欢迎你来我们这儿作客啊，你来了我好好照顾呀，等有一天我到了他那儿，他电话都不接了。我们也经常遇到，即便接了电话，也多是谎称出差了孩子感冒了老妈老爸住院了，您下次再来我一定好好招待。

装亲热装近乎装实在，实际上，都是在玩虚的玩假的玩空的。

朋友小李，朋友遍天下，可有一天他落难了，要借500元钱，借来借去，电话本都翻烂了，愣是没借到。最后将信将疑地借到我这儿，我给了，他千恩万谢，把我搞得稀里糊涂，世界这是咋了，人际这是咋了，装着你好我好，浅浅一试，全都拉倒。

一位朋友很幽默，笑话某人虚伪时会说——那家伙一定是属麻袋的吗？真能装。

他说这句话时，总是半醉半醒，亦真亦假，可装的人却总是条理清晰，一点都不糊塗，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
人生犹如一只行走的麻袋，都是空去空来，无论装与不装，无论装了多少装了什么，都不能改变自己仍然是一个布做的口袋。

晓此，那还装啥？



一个人最可悲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看法一味地改变自己，到了最后，做不成别人，也找不回自己。

赵春青画

韩传栋

在我的求知生涯中，数学是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对它的感情无以言表，大学专业学的是它，求职谋生靠的是它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曾经有过它枯燥乏味的感觉，可真正走近它，才觉得它美，正如古希腊数学家普洛克拉斯所说：“哪里有数，哪里就有美。”

世事再纷繁，加减乘除算不尽；宇宙虽广大，点线面体包不完。这首诗，到位地概括出了数学的简洁明了；数学和诗歌一样，有着独特的简洁美。

数字和一些美好事物联系在一起便妙不可言。如十个数字：一元复始，一帆风顺；双喜临门，二度梅开；三阳开泰，三思而行；四通八达，四海为家；五世其昌，五官端正；六根清净，六艺六合；七情六欲，七曜；八面玲珑，八面威风；九霄云外，九转金丹；

能用来写景，也可写人、写事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就用数字为一清客画像：“一笔好字，二等才情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衣服，五子围棋，六出昆曲，七字歪诗，八张纸牌，九品头衔，十分和气。”毛泽东也用数字诗来讽刺官僚主义者：“一声不响，二目无光，三餐不食，四肢无力，五官不正，六亲不认，七窍不通，八面威风，九（九）坐不动，十分无用。”

清乾隆年间，一次纪晓岚随乾隆巡视江南。在月明风清的晚上，主仆二人乘船江上赏月，乾隆触景生情，指着远处江上的渔翁，命纪晓岚以数字作诗。纪晓岚吟道：“一帆一桨一渔船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俯一仰一颤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”数字“一”信手拈来，妙不可言。

这些都是从数字中延伸出的意象美。数字不但

## 数里乾坤字多情

十全十美。

中国的古诗词与数字结合也会增几分韵味。杜甫诗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就用数字深化了时空意境。“两、一、千、万”在这里点化出了意境。还有“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”“一片两片三四片，五六片七八片。九片十片片片飞，飞入芦花皆不见。”这些诗的意境全因数词而增色。

清乾隆年间，一次纪晓岚随乾隆巡视江南。在月明风清的晚上，主仆二人乘船江上赏月，乾隆触景生情，指着远处江上的渔翁，命纪晓岚以数字作诗。纪晓岚吟道：“一帆一桨一渔船，一个渔翁一钓钩，一俯一仰一颤，一江明月一江秋。”数字“一”信手拈来，妙不可言。

出自数学中的黄金比例体现了人的和谐追求，数字0.618，如今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运用到艺术殿堂里。画家们发现，按0.618:1来设计腿长与身高的比例，画出的人体最具美感。音乐家发现，二胡演奏

中，“千金”分弦的比符合0.618:1时，奏出来的音调最和谐、悦耳。对称、均衡、简洁是数学形式美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各种对称或均衡图形如等边三角形、圆、双曲线……及著名的杨辉三角形等，都会带给人们美的享受。

数字是有情的，更是有义的。相传，司马相如做官之后，有卓文君之意。卓文君察觉后给他写了一封信：“一别之后，二地相思。只说三四月，又谁知五年六七年。七弦琴无心弹，八行书不可传。九连环从中折断，十里长亭望眼穿。百思想，千系念，万般无奈把郎怨。郎语万千言说不完，百无聊赖十倚栏。重九登高看孤雁，八月中秋圆人不圆。七月烧香秉烛问苍天，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。五月石榴如火偏遇冷雨浇花端，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。急匆匆，三月桃花随水转，飘零零，二月风筝线儿断。噫！郎呀郎，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作我为男。”相如读后很受感动，与卓文君和好如初。

提起数尤其是数学，我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大学毕业时我论文论说的就是“数学中的美”。记得那一年，我从S中学调离时，面对全班同学的不舍，我给他们的分别留言是：愿我们的友谊像小数循环，愿同学们的进步如几何直线。

而今我最想说的是：数里乾坤大，字里日月长。今生与君遇，地老天荒。

## 任时光绽放成六月繁花

夏爱华

时光如沙漏，一粒一粒滑向昨天。我痴痴地伸出双手，却一粒也握不住。时间如烟花，绚烂了整个夜空，却转瞬不见，消失了踪迹。时光如流水，汇聚于那个名叫“不断流逝”的深深海洋。任凭我千呼万唤，也不复回归。时光如萦绕耳畔的悠扬歌声，婉转缠绵，绕梁三日，而回首间才知，歌者其实早已离去。

这样形容时光，都还不够。时光应该恰如春日般短暂吧？且看宋代词人朱服的《渔家傲》，便更能知道时光的“无情无义”，让人何等伤感：“小雨纤纤风细细，万家杨柳青烟里。恋树湿花飞不起，秋无际，和春付与东流去。九光明能有几？金龟解尽留无计。寄语东阳沽酒市，拚一醉，而今乐事他年泪。”原来春日真的无比短暂，只有短短的三个月，90个白昼与夜晚而已。

哦，江南，我的故乡。我一向认为，只有“春风又

绿江南岸”美丽江南，才能挽留住时光的脚步。其实不然，时光依然快步向前。

真的，不管我是何等流连每一秒时光，不管我是否

多么深情地想要挽留时光，让它停下脚步，让我能够自由地徜徉其中，如入甜蜜温柔乡。可是不行，时光依然不依不饶地前行，穿过春天，来到了夏天。

我的泪，凝结在胸前。我愿时光能够看到，我对它是何等深情，何等依恋。我甚至在心底抱怨：时光啊，你太残忍，你太无情，你太冷漠，你太自私。

美好的清晨，站在季节的窗前，轻轻地打开心窗，我心释然。原来夏天更加美丽，繁花似锦，隽永如诗，原来夏天更加优雅，有绿树如盖，带来一季清凉。原来夏天更加丰满，一窗山海，任我拥抱。原来，不经意间，时光已经绽放成一朵6月的繁花，芬芳着我的生命，丰富着我的心灵。丰满着我的想象，丰盈着我热爱生活的激情。

任时光绽放成6月繁花，驻足在时光的花蕊里，我亦笑靥如花。